

· 中医英译 ·

《本草纲目》最早英文节译本及其英译特色探析

邱 玢

1735 年,法国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,中文译名为《中华帝国全志》,四卷对开本,法文名简称 *Description de l' Empire de la Chine*, 编著者名杜赫德 (Jean-Baptiste Du Halde, 1674—1743 年)。此书是杜赫德根据 17 世纪来华的 27 位传教士的报道编写而成,被称为 18 世纪欧洲汉学“三大名著”之一,是 18 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,同时也是欧洲人了解中医学的重要书籍。此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宗教、经济、民俗、物产、科技、教育、语言、文学,几乎无所不含,有关中医学的内容即在第三卷中。这本书于 1735 年在巴黎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当年 9 月的英国《君子杂志》(*The Gentleman's Magazine*) 就预报了译成英文的消息,随后很快便出现了抢译现象,1736 年出版商瓦茨 (Watts J) 以《中国通史》(*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*) 为名在伦敦出版,对开本 4 册,节译本,译者为卜罗氏 (Brookes R), 该书先后于 1739、1741 年两次再版,西方版本家称为“瓦茨版”;1738 年,出版商“凯夫” (E Cave) 再译该书,题为《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》(*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*), 此为全译本,1741 年再版,分为两大册,西方版本家称为“凯夫版”。王吉民先生认为前者不甚完备,且乏精彩,笔者据此对全译本的“凯夫版”作重点探讨。

“凯夫版”译本中的中医学部分为第二册的 183 ~ 235 页,译名为 *The Art of Medicine among the Chinese*, 主要介绍了中医脉学、本草、方剂以及养生方面的知识。王吉民先生分别用脉理、药物、医方、卫生予以概括^[1]。其中,《本草纲目节选》(*Extract of the Pen tsau kang mu, that is Chinese Herbal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, for the use of Physic*) 即为现存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英文节译本。

1 《本草纲目》的翻译和流传 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是我国本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,为推动我国药物学发展起了巨大作用,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。它在国内辗转翻刻多达 50 余次。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,这部药物学巨著先后被译成日、朝鲜、越南、拉丁、西班牙、法、俄、德、英等多国文字,广为传布,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影响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(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—1882 年) 在其进化论著作中,曾不止一次地引用《本草纲目》的资料,称其为“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”。

《本草纲目》首先传日,之后入朝鲜及越南,17 世纪最先由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将其介绍传入欧洲。欧洲人真正重视《本草纲目》的科学价值,是在法国学者、传教士巴多明 (Dominique Parrenin)、汤执中 (Father d'Incarville) 等向法国科学界介绍此书的全部内容之后开始的。其重要标志即是 1735 年《中华帝国全志》的出版^[1]。在它的基础上翻译的版本,即是《本草纲目》最早英文节译本。

2 “凯夫版”译本的主要内容 “凯夫版”译本的第二、三节即为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节译部分,分为本草和医方二章,其中本草章第一节为概要性介绍文字,包括李时珍生平及出版背景、52 卷内容及各类药品数目、编排方式及体例等内容,第二节为《历代诸家本草》内容,并非直译原文,而是将原文的内容分为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 5 个朝代,将诸家本草做了归类整理,对于各本草书籍的介绍也仅限于书名、作者、朝代、卷数等内容,书名前冠以序号,共计 40 本,一目了然,实为原文的删改译本;《神农本草名例》和《七方》则较为忠实地翻译了原文的内容,原文和诸家评论一并译出;至于陶弘景《名医别录》《合药分剂》也仅译出一部分;医方一章 16 种药品,介绍有详有略,每种药品多涉及产地、炮制、性味、功效、附方等内容。译者夹叙夹议,注重中西对比,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。

3 主要英译方法和特点 纵观该译本,译者的着眼点在于给欧洲人介绍《本草纲目》的基本知识,因此,更多地采取了译者评论和原文翻译完全混合在一起,文后以 Note (注解) 的形式进一步补充说明,内容

基金项目:中国中医科学院“十三五”重点领域专项 (No. zz10 - 011 - 1 - 4)

作者单位: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(北京 100700)

Tel: 18511335263, E-mail: qiulr81@126.com

DOI: 10. 7661/j. cjim. 20181029. 294

涉及药物当时在中国的使用情况、药物相关概念的阐释以及译者翻译时的感受,大部分为译者亲身经历的事,这给译文增加了很多趣味性。以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为切入点,以“人参”的翻译为例:

在“人参”条后的注释中,可以发现译者的一些翻译方法:“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names of distempers in China, and therefore we may perhaps be mistaken in the names of some of these diseases: We have given these receipts word for word, that the reader may form a no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among the Chinese, and the manner of making up their medicines.”^[3]

译者认为,完全理解中医病症的名称很困难,因此有可能错译了某些病症名称。在翻译时,逐字逐句地给出了这些方剂,这样让读者能够形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主张,以及配伍药物时的方式。这段话,很鲜明地表明了译者异化的翻译主张,在此前提下,完全站在尊重中国文化的立场上,让西方人了解和接受中医学。

如人参适应症名称的翻译,译者显然是注意到了中西疾病的差异,翻译时用疾病的主要症状来代替疾病的名称。如“伤寒”意译作:malignant fevers(恶性的发热)^[3]。用疾病症状翻译疾病名称的方法,在一定程度上会遗漏某些其他重要的症状,并不能很好地揭示疾病的全部内涵,但显然,译者已充分注意到中医疾病的特殊性,并未与西医相关疾病进行混淆。如中医学的伤寒≠西医的伤寒病(typhoid),前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,广义伤寒指的是所有外感热病的总称,因兼夹病邪不同而临床表现各异,狭义伤寒专指感受风寒之邪引起的疾病,发热为两者共有的症状,后者多由感染伤寒杆菌而起,除有高热之外,还伴有肠道症状和皮肤玫瑰疹等。病因、症状均不同,中西疾病内涵迥异。现中医学伤寒多直译为 cold damage。译者并未将《本草纲目》中人参所有的适应症都译出,如“消渴”、“厥逆”等病症,正如前文所说,译者理解起来困难,索性作罢,其他 15 味药物亦然。

方剂学名词的翻译基本采用字对字的直译法,如四君子汤:The decoction of the four wise men。方剂剂量的翻译,译者分别用英制剂量单位 pound 翻译“斤”,ounce 翻译“两”,dram 翻译“钱”,grain 翻译“分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中的剂量单位,沿用宋制,宋代立两、钱、分、厘之目,十厘为一分,十分为一钱,十钱为一两,十六两为一斤。换算过来,一斤(16 两)=500 g,一两=31.25 g,一钱=3.125 g,一分=0.3125 g,这

与英制剂量单位还是有区别的,他们的 1 pound = 454 g, 1 pound = 16 ounce, 1 ounce = 16 dram, 1 dram = 27.34375 grain。译者在注释中对这些剂量单位,作了特别的说明,指出中国的“两”以下单位的 10 进制特点,提醒读者加以注意^[3]。

中药名则非常灵活。有音译法,如三七:SAN-TSI,直译法,如白蜡:WHITE-WAX;音译结合直译法,如海马:HAY MA or Sea-Horse;有借鉴拉丁译法,如大黄:RHUBARB^[3]。中药名翻译的随意性,体现了译法并未规范统一,这与介绍性翻译的特点不谋而合,同时也为中药名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范本和借鉴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中药名均采用拉丁语来翻译,如上述大黄的翻译,即来源于拉丁语 *Rheubarb Arum*,保留了曾经使用的拉丁语的痕迹,实为拉丁名称的英语化。但伴随着拉丁语在实际使用中的逐渐消亡,在交流中困难重重,逐渐被英语所取代,而英语翻译又带来了新的问题,即一种英语名称有可能包含多种中药,无法做到一一对应,而且拉丁、英语译法都存在冗长、难记、难辨认的特点,因此音译中药名又开始逐步推广起来。目前多采用音译加拉丁、英语并行的方法进行过渡。

本草、方剂基本理论名词则音译、直译、意译或三种方法结合运用,如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译为“Kyun, or Sovereign; Chin, or domestic servants; Tso, or general officers residing abroad; She, subaltern officers”、“七方(大、小、缓、急、奇、偶、复)”译为“the Ta fang, or great receipt; the Syau fang, or small receipt; the whang fang, or slow receipt; the Kyi fang, or quick receipt; the Ki fang, or odd receipt; Hghew fang, or even receipt; the Fu fang, auxiliary or doubly even receipt.”、“四气(寒、热、温、凉)”译为“four qualities of the air, cold, hot, temperate, cool”、“五味(辛、甘、酸、苦、咸)”译为“five several tastes, sharp, sweet, sour, bitter, and salty”等。

其中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和“七方”的翻译,基本采用音译+直译+意译的方法,“四气”、“五味”采用直译的方法。有些名词出现了明显的错误,如“复方”,多指数方组合的方剂,并无附属、附加的含义(auxiliary),也并无双偶方的含义(doubly even),现多翻译为 compound formula;“四气”中的“气”多指中药所具有的“寒、热、温、凉”4 种“性质”,现多译为 property,而绝无“空气”(air)的含义等。这些无不反映了译者对本草方剂基本理论的陌生。

总之,《本草纲目》最早英文节译本。出于对与西

方迥异的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知识的热爱和推崇,体现在英译结果上,多为介绍性翻译,即翻译出原文的精神内容,并不太注重原文的形式和原貌。一方面,译者对中医学的理解有限,不乏省略或错译的情况,另一方面,尊重中医学文化的独特性所在,促使中医思维方式为西方人接受,因此基本采用异化法。体现在篇章翻译上,更多地采取意译方法,译者评论和原文翻译完全混合在一起,文后以 Note(注解)的形式进一步补充说明;体现在名词的翻译上,综合采用直译、意译、音译或相结合的方式,注意区分中西医名词概念的不同等。

《本草纲目》最早英文节译本,是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产物,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,体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时代背景对于早期中医古籍翻译的双重

影响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王吉民. 英译《本草纲目》考[J]. 中华医学杂志, 1935, 21(10): 1167-1170.
- [2] 潘吉星. 《本草纲目》在国外的传播[A].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. 科技史文集(第三辑)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0: 83.
- [3] Jean-Baptiste Du Halde.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[M]. E Cave, 1738: 220, 221, 215-233.

(收稿: 2018-08-10 在线: 2018-11-29)

责任编辑: 段碧芳

英文责编: 张晶晶

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》第八届编委会名单

总 编 辑 陈可冀

副总编辑 王文健 史大卓 吕爱平 肖培根 吴伟康 沈自尹 雷 燕

顾 问 王永炎 邓铁涛 吴咸中 辛育龄 张伯礼 陈香美 陈凯先 陈维养 唐由之

黄璐琦 曹洪欣 屠呦呦 韩济生

编辑委员

于德泉	王一涛	王卫霞	王宁生	王 伟	王 阶	王拥军(上海)	王拥军(北京)	王昌恩		
王学美	王硕仁	王 舒	卞兆祥	方邦江	方敬爱	邓跃毅	叶文才	田金洲	史载祥	白彦萍
吕志平	吕维柏	朱 兵	朱明军	危北海	庄曾渊	刘干中	刘瓦利	刘龙涛	刘 平	刘 良
刘建平	刘建勋	刘保廷	刘鲁明	齐清会	阮新民	孙汉董	孙 燕	阳 晓	花宝金	苏 励
李乃卿	李大金	李廷谦	李军祥	李连达	李国栋	李国勤	李 恩	李 涛	李焕荣	杨任民
杨宇飞	杨秀伟	连 方	时毓民	吴大嵘	吴万垠	吴泰相	吴根诚	吴 烈	邱 峰	张大钊
张卫东	张允岭	张永贤	张永祥	张荣华	张俊华	张亭栋	张家庆	张敏州	张敏建	陆付耳
陈士奎	陈小野	范吉平	范维琥	林志彬	林 谦	林瑞超	郁仁存	果德安	季 光	周 俊
周霭祥	郑国庆	赵一鸣	赵伟康	赵芳芳	赵健雄	胡义扬	胡晓梅	胡镜清	侯凡凡	饶向荣
洪传岳	栗原 博(日本)	夏城东	顾振纶	徐凤芹	徐 浩	殷惠军	凌昌全	高瑞兰	郭 军	
郭 艳	郭赛珊	唐旭东	黄光英	黄 熙	梅之南	曹小定	崔 红	麻 柔	梁 春	梁挺雄
梁晓春	梁繁荣	董竞成	董福慧	谢竹藩	谢明村	谢 恬	蔡定芳	裴正学	廖福龙	衡先培
戴瑞鸿	Yung-chi CHENG(美国)	Sheng-xing MA(美国)	Qun-hao ZHANG(美国)							

(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)